

長篇文藝創作

濟舟

李莊羊著

8

何三爺將香姑放在床上，看到她這副模樣，負罪的心油然而生，身子也冒起汗，心正絞痛，他還極力鎮定，爲她揩血，爲她塗藥膏！他不敢見她那樣子，却也不敢離開，生恐這個秘密爲人揭穿了。

命啞子拿酒，自己狂飲！心中開始恐懼，腦子很亂，像看到大哥魯明山來報仇，也像看到長福向他索命。他再見一見床上的香姑，混身抖顫起，似在法堂上看到自己犯罪證據一樣。

如果他想不到有人會報仇，有人會指責他，他的負罪慚愧心會維持下去！可是爲了求生欲，怕人報仇，他又握緊了拳頭，狠狠自語：「先下手爲強！」重燃起噴火仇潮，將那負罪心掃得光光的！大大飲酒，借酒來鎮定自己。王安王春和大貴來了。

「我們公開談判，我何光忠不說口是心非的話，大家坦坦白白的商計一下」。何光忠叫三個人圍桌子坐下，他理直氣壯的說：「你們先說吧！我們怎麼辦？」

大貴說：「聽三爺的」。王春王安同說。

「好」！何光忠拿起魯明山的派頭，板着脸，先問：「誰在看山房」？

「林南義」！

「他的態度怎樣」？

「對長福屍首哭了半個小時，說他死得可惜。他未敢說我們不對，誰讓長福將大哥打個這個樣子？直到現在不醒。他却實很憐憫長福，但更忠大哥！連說長福昏頭了，八輩子見不得女人，落得這個下場……」。

何三爺制止住王春的話：「沒關係！沒關係！人是你們兩人殺的，不管怎樣，你們兩人必得說長福如何摧殘香姑！說他強姦了香姑，你們爲救香姑被他打倒了，大哥也是被他打暈的，如不這樣，我們都完蛋了！一時氣憤，殺了他，兄弟們怎能心服？你們知道有人一定要報復嗎？那我們全垮台了！現在我老實的對你們三人說吧！大哥一定不原諒我們，他醒過來必定要報復！你們知道的，大哥並沒有被長福打，他暈倒是另有原因！大貴弟你晚回來的，東西扛到山上去，這一定是原因！我們先要查個清白，唉！是那條船？先問一問船是什麼時候回來的，詳情到底怎樣」。

大貴去到七叉口找那條船去了！何三爺，王春，王安在商議對策，越談越興奮的。

大貴從七叉口歸來時，已是十點多鐘。

「好了！現在我們差不多已知道詳細啦」。何光忠在說，態度很神氣，像個指揮者的樣子：「我們四個人命運一致了，殺了長福，我們種下大禍……」。

王春、王安、大貴默然焦急，何光忠看着大家的表情說話：「現在祇有一條路，一不作，二不休，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

「收拾了魯明山！推何三爺當首領！我最直率，你們看呢」？大貴在激動的敲着桌子，去看王春、王安兩人。他又補充的說：「不然我們就完蛋了」！

要這樣說！我們要從長計議」。

王安、王春點着頭，齊說：「我們贊成！要幹就幹！不然還活嗎」？

「這最好了」！大貴站起，然後又坐下：「現在不是捉魯明山正緊嗎？我看這正好……」。大貴說到這又停下，去看大家的顏色。何三爺拍着桌子：

「好！這是最好的妙策！你真聰明，虧你提醒。我先主張，我們四個人馬上結拜爲弟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前途困難很多，一定要同心合力，可靠的收他過來，不穩的將他幹掉！想一個最好的辦法，將所有的事業財產，公平的分開！可是……」。

「再好也沒有了，我們推你爲大哥」。大貴在說。

四個人是興奮的，熱烈的在計劃着他們的方法對策。

「好了！好了！既然是兄弟這樣推舉我，我就得領着去重整金圈黨了！但要我們四兄弟齊心合力啊」！何三爺拍桌子說：「一切從長慢慢計議，我保證能盡心盡力去領着頭幹！決不像魯明山，祇知自己享福，壓制別人，有錢就該給弟兄們用！有苦的事有危險的，由自己來幹！聽着，一切聽我的計劃。第一步是先將魯明山弄死，送到廣州去，轉移目標，讓警察們不再搜索我們的死信，第二步是整理內部，肅清魯明山的死信，第三步是結算總帳，究有多少產業，多少傢伙，該停的停，該分的分，第四步是重建一個由我們四弟兄爲中心的組織，作大的買賣……啊！還有！還有，趙中

天和香……」。何三末後的聲音微弱了！他陷入思索。

何光忠想了又想，他終於說：「我一切事都坦白，在弟兄面前更要坦白！我老實說吧。香姑在很久以前就與我私訂終身！早已發生關係了，不過受不了姓趙的小子引誘才變心，大貴弟知道的，現在……」。

「這很簡單了！趙中天不能不殺，如不殺他，我們都完蛋的。殺了他，香姑還不好辦嗎？還不是做大嫂嗎？哈！哈！到時候，還要吃你喜酒呢！」大貴說。

何三有點難為情，可是又老羞的說：「這事務必請弟兄瞭解，香姑早是我的人了！不過我這人對女人就是如此光明磊落。現在我想到，她將成爲孤孤單單一人了！不管她是不是對得起我，我也要收她爲妻，我現在就搬到魯明山的房中去。本來嗎！我是住在這房中的，好了，好了，凡是魯明山的東西，你們兄弟三個人願意拿什麼就拿什麼！……」。

四個人多麼興奮？臉已飲得赤紅！

十四

大廳上擺着香案，供着大義參天關老爺牌位，四個人在前面站成一條行列，何光忠，大貴在中，兩邊是王春王安。許多供案，每一個人手舉三根香，何光忠板着面孔，有點裝模作樣的，他禱告着：「……四弟兄雖不是一母所生，同心同德却勝似同胞！我們一向

都是明禮，重義，廉潔，知恥的人，替天行道，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可稱爲四條大丈夫。我們今後，一定手毒，心狠，殘酷無情的奮鬥，在四海之內爭取自由！

搶壞人的錢，殺守財奴；也要爭取平等，凡瞧不起我們的，就給予報復，不能讓所有的人不仇恨我們，警察也不捉我們；更要講求博愛，我姓何的是大哥，一定設法爲二弟，三弟，四弟找到最漂亮的太太。四人合作，也要叫全體弟兄各有其博愛女人，有錢的守財奴們雖然恨死了我們，我們四弟兄要領着全體好漢，去博愛天下的富商大賈。如不聽命繳錢的，死了之後，也要講博愛，能埋就埋起，表示仁慈，如埋不了，也一定不像魯明山這小子專門大卸八塊，決定給他個完屍！我們互相勉勵要忠，守秘密不二心；要孝，呵！雖然我爸爸媽媽被我氣死了，三兄弟們也沒有父母，我們一定督促我們的兒女來孝順我們；要仁，要愛！上面稟告關老爺過了，這兒來個補充，我們仁，愛，是要對聽命出錢供養我們的人而言；要信，一定以信字建立組織的名譽，說殺就殺，決不像魯明山貪心不足，一再拖期，寫票不實，不能令人相信了，結果是自己垮台，如要二百兩，多一分也不要，少一分也不行，說七時十五分，晚一分就撕票。要義，這不要談了，我們過去現在沒有一事不講義的，今後還要學關老爺，把這義氣發揚光大，成爲大義參天，死後雖不敢希望人家去修廟祀拜，却也要爲天地豎立正義。要和，當然了，要和和氣氣的

，表面不露一點凶暴，不然會給人懷疑，引起警察注意。這和要限於表面的；要平，一定公公平平，搶了多少，一定平分！

「現在我們的危機很大，過去的弟兄們都很信任魯明山這小子，更多的人會不服我領導，我心焦如焚，深恐四分五裂，如因一人有二心，則大難當頭矣！所以不能不手毒心狠，變心的及早殺掉。有怨言的也要給他肅清！魯明山必得殺死！這不是不講義氣，實在……唉！他太渾蛋，我們對他講義氣，他對我們不講義氣，當然不必考慮了。爲了生存，爲了幸福，不能不殺他！香姑，香姑，唉，誰讓她過去一心一意的愛我，甘心情願將她貞操送與我，我爲了男子大丈夫，光明磊落，就收她爲妻了！只要她能一心一意跟我過日子，她就是一品正夫人，即使今後有機會有更美的女人，則收爲姨太太，她決定有地位。假若她說個不字，三心二意的話！我何光忠爲了保持清高聖潔的人格，決定給她殺成肉醬！

「關老爺，我們四弟兄在你面前盟誓，如有一人叛離，甘願接受你的懲罰，誰變心不遵守誓言，就請關老爺舉起青龍偃月刀，殺個他血肉模糊！一根骨頭不留！如果我們不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不爭取自由，平等，不推行博愛，也請關老爺瞪起你的丹鳳眼，綁起你臥單眉，舉刀殺他們！啊！不！這句話說錯了！請別見怪！算了！我心直口快，說了就說吧。如不重四維八德，即請關老爺原諒吧！……」。

四個人叩了九個大頭，站起來，都心安理得的露出笑容。大貴先給何光忠叩一個頭：「大哥在上，受二弟大貴三拜！」

何光忠裂開口去扶大貴：「二弟！二弟！免禮，哈！哈！哈！你就是關二弟雲長啊！」說到這，覺得有冒犯了關公，回頭去看牌位：「別見怪！」

王春接着給何光忠叩頭，王安也叩頭，兩人又給大貴叩頭，王安再給王春叩頭！

「兄弟四人該齊心合力了！」何光忠說。

「就聽大哥領導了！」王春說，王安也重複一遍！

「好吧！現在先顧正事，辦好了分錢！」何光忠態度威風凜凜的，他拿出派頭：「現在留下王安看守，告訴他們多做飯菜，我立刻要發表主張，請全體弟兄會餐！你們兩人同我去七叉口，先把船上的弟兄調集一下，帶着槍，看我的眼神，小心！一切不能魯率，看機行事，注意每一個人的反映！」

四個人開始工作！這時正是日正當中！

從後院傳出微弱的呻吟聲，那聲正是香姑在哭號！何光忠用耳朵盡力去聽，心神不安的叫王安說：「去後院看看，告訴她，我一定討她做太太！不要她焦急！不准她出去，看守住！如不聽話，亂鬧，你就恐嚇她，說要鬧不給我何光忠面子的話，立刻殺掉趙中天！將趙中天的腦袋給她！告訴她，如果好心養神聽我何光忠的話，保證釋放

趙中天！去！照我的話巧妙的運用，一邊騙一邊感嚇！魯明山的事不要洩露！我們很快就回來。」

香姑的聲音並未停，像是在唱了！一陣接續一陣的傳過來！

何光忠收拾好東西，帶着禮帽又對王安說：「現在就去！好了！王春也不要去了，先留下在前院照顧弟兒，對大家誇獎我多麼好！去罵魯明山！要誇得恰到好處，要罵得巧妙！看大家的顏色反映！不要將我們的秘密說出」。說着，領大貴出去。

王春王安見兩人走出大門，告訴啞子看門！突有一個人走進來，漁民打扮，見到王春王安即驚慌的走來，低聲問：

「大哥在嗎？」
「有什麼事？他病了，給長福打暈了」，王春說。
王安也隨着加一句：「傷勢很重！」
「何三爺不在？」
「去七叉口了！」

那人現露一絲欣喜：「這好了！我要找他！找他也好。啊！長福這小子怎麼打起大哥？這還了得嗎？他怎麼這樣渾蛋呢？不是找死嗎？噢！不是說他是大哥的女婿了麼？」
「這個渾蛋，等不急了，竟將香姑給……不！非禮未遂啊，正在千鈞一髮時，我兩人看到了！誰曉得這小子冷棍傷人，看，我們的頭，都給打得滿是傷，嚇！暈倒了！未久，大哥來了，也被他打暈了！何三哥呵！何大哥！不！何三哥和大哥，林南義一齊趕到，才將這小

子給捉住……」。王春指手劃腳的說。

「啊！我們還能鬧這個事麼？危機來了，警察；二十多個人昨晚上來七叉口，站崗，不許進出，一條船一條船的查問呀！和以前的不同，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的，查了整夜又一上午才查完，剛剛走！我就來了！你們說怪不怪吧！拿着大哥的相片，問我們認識不！見過



(……枉冤的死我！我捉要不！鬼！鬼！鬼！)

難的船，要登記，外埠碼頭的船更麻煩了。」

「帶走什麼人嗎？」
「二條船一點事都沒有，給混過去了！我們有船證七八張，一人身份證五六張，到那裏有那裏用的，當然不怕了，只是傢伙真危險，他們要揭底鎗就糟糕了！」

王春極力鎮定，顯得是膽大勇壯的樣子：「不要怕，不要大驚小

沒有？這還不算！還把船艙澈底的搜查，幸虧我們機警，一點生色都未露，什麼也未查去！諸！這不明是來搜尋我們的嗎？危機來了！快做準備……」。
王春王安兩人立刻豎起汗毛，互相望望，心弦更跳動。王春急問：「還問些什麼？」
「就問看到這人沒有，查看船證，身份證，翻了一翻就走了。逃

怪。唉，這都是大哥魯明山給我們大家帶來的危險，前年就不要他胡幹，誰的話能生效力？說多了，疑心我們有二心了，手毒手辣，不一定腦袋搬家，去吧！憑他那狼作風，怎能不出錯呢？日本佔據時代，警察可以買通，現在到處碰槍子兒！明知趙中天不可靠，還硬拉，結果鬧到大垮台！人死了的死！逃的逃！逃回此地了，不曉得又出了什

麼錯。我們在三哥何光忠手下幹事，平平安安，給大家看住了老家，幸虧是他能幹，做得穩當，不然早就完蛋了！現在魯明山領着林南義，長福這些粗魯東西來了！危險也就隨着而至……」。

那人有些不安，但很表共鳴：「小些聲！別給大哥聽去，我們三人就完蛋了！總而言之，既然幹這行了，不幹也不行，不幹還能幹什麼？打魚嗎？那能賺多少錢？還有錢吃雅片？嫖？賭？吃酒嗎？好心勸大哥，先不要露面！不然就遭了！風頭太大了，沒有一個地方不知道，避風要緊，呀！可不要說是我說的……」。

這人走了！王春和王安對望無言！香姑一陣一陣，若斷若續的叫聲又傳出。

「我們祇有這樣幹了！先弄一筆大錢到手再說」。

「不聽何光忠也不行！有魯明山的命，我們就完蛋。算了！你我先看風行事，弄大錢是真事！」

兩個人走進大廳子，拐進後院，香姑的聲音清楚了，然而，仍是柔弱無力的！是在呻吟！又是在咀咒！更是在哀號。現在香姑在用她那悽慘、悲哀、苦澀、辛酸的微弱的呻吟在哀叫：

「……我死得冤——枉呀！——閻王在——那兒！——人生這樣苦！——遍地——是——惡魔？帶我到閻王——爺那兒去——呀……」。
王春推開了門：「不要哭了！告訴妳好消息吧！」
香姑披頭散髮，面上的藥青色

膏被撥得滿臉滿手，紅色的血一道的流，枕頭上全是血！臉是青一塊紅一塊，模糊糊糊一若女鬼！王春突然一驚，惶恐的叫：「呵！鬼！……」。

王安更張慌起來！兩人向外奔逃！香姑更形恐怖，坐起，用盡全副力量在驚叫，然而那聲音是悲號的！

「……鬼！鬼！我不能死！我要殺人！呵——！鬼！我要回陽間——殺——人！……」。接着的是哭號！

王春和王安在後院庭中，呆愕相望，拍着胸脯。王春急劇的喘着氣：「不要怕！不要怕，那裏有鬼？呀？呀！啞子呢？這東西的耳朵真聾一點聲音都聽不到！你去……唉！不要了！我們一起進去」。

王春王安再走進去！香姑緊向床裏縮，張恐的叫：「鬼！鬼！鬼！鬼！不要捉我！不要捉我！我死的冤枉！……」。

王春向王安大聲說：「男子大丈夫怕什麼？進來！一同進來，我在前邊，你給我仗膽！」

香姑已宿在床一角，衣服破破爛爛！泥與血和汗弄得成爲棕紫色！「……我是冤死的！冤死的！鬼！不能！不能！呀！惡魔！惡魔！惡魔！……」。

「香姑！妳安靜一些，妳沒有死！妳的仇人已死了！我們殺了，爲妳出氣！安靜一些吧！現在仍在陽間……」。

「鬼！鬼！我死得冤枉！……」。

「香姑！妳看，我是王春，他是王安，都是妳最信任的！爲了幫妳的忙，不是和長福相打嗎？爲了救妳，不顧生命嗎？……」。

「……鬼！鬼！我不能！魔王！全是魔鬼！……」。

「香姑呀！妳安靜一下吧！我是王春！這怎樣得了呢！妳瘋了嗎？香姑啊——！王安慌急得跌着脚，以哭喪的那股勁兒說：「救救我們吧！別鬧呀！這給人聽到了怎麼得了呵！」

「……啊！鬼！你！一定要帶我走嗎？」香姑較爲穩和些，她不再那樣緊張恐怖：「你們要帶我見那殿閣王？我要報仇！我要報仇！好！帶我去吧……」。

王春也停止了蹀脚：「也好，我領妳去見閻王，妳快安靜一些，躺在床上，我爲妳塗藥！這像個什麼樣子？見閻王要漂亮一點！」

香姑不再掙扎，聽憑王春擺動，走過來。她却不倒下，瞪着眼睛，王春王安。

「你們是誰？我認得了！我認得了！啊！你們也死了？你們也……」。

「唉！姑奶奶！難道妳真瘋了！別白日鬼話連篇吧，我是王春，他是王安！告訴妳好消息呀！趙中天就要被放了！妳也要拜天地了！」

香姑突然驚叫：「趙中天！趙中天沒有來？」

王安插上話：「姑奶奶妳小心着，如果還是亂嚷亂叫，何光忠就殺趙中天！將趙中天的人頭給妳！」

香姑笑了起來了：「哈！哈哈！哈哈！趙中天！哈！哈哈！何光忠！哈哈！你們兩個鬼！殺趙中天！殺趙中天！哈哈！哈哈！何光忠！……」。

王春罵起王安：「看！本來沒有多大關係，提不得這話的了！你一促促她的更大錯亂，這回就完蛋了！」

鬪士，我向你致敬！

致好友 莊羊

張福慧

寂寞的影子，寂寞與淒然的笑
我惦记羅曼羅蘭不朽的話語：
『生存爲了奮鬥！』

於是，我想起最純真的友誼
想起了爲愛、爲生命奮鬥的朋友

我懷念你，你與生俱來的智慧的
燈
燃着，燃着……以你無比熱情的
生命的火！燃着，燃着……

我聽見佛陀使者的號角響了
響了，啊啊！法音飛揚

我懷念你，雖則雲山阻隔了我們
而我們仍心連着心，手握着手
我們的步伐是何其莊嚴
我們的步伐是何其一致
一双赤裸的結實的手臂伸向太陽

我們呀，俯瞰着塵垢無光的世界
向大地發出真理的吶喊吧！
想像那水霜遍地裡的星光晶瑩，
以及
曠墟中仍屹立着的無數年代的石

「是你先提，何大哥也要提的……」。王安辯白。
香姑笑得不停：「……兩個小魔鬼！兩個小魔鬼！我要燒！燒！燒死鬼！哈哈！哈哈！哈哈！……」。

「遭糕了！找何大哥吧！她！她瘋了！」王春慌懼的說。
……

牆；
含淚播種吧！我們應有播種的信心

哦，可敬的鬪士！
你已經大聲喊出了你的喉嚨，
你已經不惜付出了整個健康；
你無視於病魔的陰森的脚步來到
因充塞於你心靈的祇是古刹的鐘聲！

哦，鬪士！鐵的意志，神聖底淚
乃至獻出了生命一切的所有……
可是我們永不孤獨
可是我們終得安慰
當那一日——菩提樹在每一角落
放光

那麼，憶念你我踏過的茫茫的
人海路——波曲、險隘、陰陷……
現在我說：你的方向沒錯！
容心靈的白鴿帶去更多的祝福吧
鬪士，我向你致敬！
——四六、十、十七燈下